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
第五回 燈花發火茶毗兩個淫僧 虎足從風結識一條好漢

鸞吹、素娥被這班小沙彌，擁到窰房外面，一間屋裡坐下。先前那沙彌亦在其內，說道：「小姐們請坐，等隨奶奶來奉陪。我丟了茶來，還要看家師去哩。」鸞吹看那間屋，卻比別處不同，先在門外一瞧，卻是平屋無樓，上面連著矮牆；牆外一帶大廳，石砌堂基，卻與牆齊，頂平無瓦，是磚灰砌塗成的，裡面釘上幕板，甚是結實。面前小小天井，四圍皆牆。想著何氏說，送窰房裡面，莫非就是窰房麼？卻又並不見有女人，心下狐疑。沙彌提著茶壺，三四隻茶杯進來，何氏也隨後跟來，卻在著壁一塊地板上，用腳踏了幾下，只聽見豁的一聲，這塊板已掀起來，有兩三個婆子踏級而上。原來此處方是地窖。素娥進前一看，裡面燈燭輝煌，好像有一座廳房，嘻嘻哈哈，甚是熱鬧，又有嗚嗚哭泣之聲。何氏便走下去，叫道：「劉嫂子，如今好了，有你兩個同心人來了！」下連應聲而出，一個絕美的婦人，不過二十來歲，走將上來。何氏指引他一同坐下，把方才的事告訴了他，道：「你看這位姐姐，不信有這等氣力，也是數該如此！我們可以商量出去的法子，且莫與下面人知道。你們都是同心，正可敘談。我剛聽見和尚流血不止，叫人到西房裡，請一五台山的掛音來，替他醫治，我且探聽一遭再來。」何氏去後，三人仍坐下了，彼此通問。鸞吹、素娥才曉得他是寺鄰，丈夫劉大開糕餅店的，他母家姓石。鬆庵在他門前看中了他，幾次叫人哄誘，全然不動。三日前，趁著劉大不在店裡，竟叫人強搶了進來，藏在窰中，百般蠱惑。幸虧何氏為和尚信用，替他招架，著實周旋，方得無事。鸞吹聽罷，覺得可敬可憐。素娥目不轉睛的呆看，更是十分親熱。兩人因把自己落水，遇救到寺裡，怎樣抵擋鬆庵，從頭至尾，述了一遍。話到投機，已是初更時分。石氏仍到窰裡坐著。鸞吹昨夜未睡，困乏已極，欲將兩條長凳併攏，權將歇息。何氏進來告知：「和尚兩次發暈，那五台僧正在洗拭頭上的血漬。聽他說，他們祝由科以術治病，譬如病在何人身上受來，就要移到那人身上去。我因此替姐姐擔憂，我想，此賊孽由自作，今日老天假手姐姐，受此大創，也是氣數盡了。窰裡的人，受他荼毒也夠了，此時寺中正在忙亂，不如趁此機會，把他放一把火，燒得乾乾淨淨，為眾人報一報仇！」鸞吹道：「此計不妙。寺中雖然忙亂，我們四五人，連窰裡的算下去，也不過三五十個女人，那得中用？倘若機關敗露，或外面救得踴躍，燒倒燒不成，還要追究放火的人。我們主婢同劉嫂子，橫豎拼上一死，倒也不怕。只怕累及大眾，這計是萬萬行不得的！」何氏道：「據姐姐說來，或是我們四個人，與他拼命一場，乘他暈去，一齊動手，弄死了他。我們是女流，如何與和尚挾仇？人到官司，那官府心裡明白，總是和尚不法，拐藏婦女，被我們拒奸格殺的。況有窰裡這許多活口，怕也抵不得命哩。」鸞吹沉思良久。石氏聽見這話，復走上來，忙道：「隨奶奶且慢，我想姐姐說的，文相公他有拗龍手段，又救得姐姐出來，必有絕大本事。日間進城，他原料著這禿必然無禮，定要趕出城來。此時不過因事阻隔，不然，城中錯走，不及出城，差不得半夜天明，總有消息。就是這禿性命，到天明吉凶已定。但是文相公到了，就有主意。目前不必慌張，且各自歇息一回再處罷。」何氏大笑道：「劉嫂子的才情，究竟是好的，怪道人家說，配著劉郎的武藝，真是一對玉人哩。」石氏微嗔了一眼道：「這時候還要取笑怎的？」何氏帶笑而去。

這裡素娥把門關上，將條凳頂門擺著，讓鸞吹睡下。自己又同石氏談了一會心事。石氏引著到窰中，看看那些婦女，也有扮得狐狸似的，在燈下圍坐說笑，也有面帶愁容，眼淚汪汪的，在暗地裡坐著。中間擺著一張大長方桌，上面鋪一座胡床，桌上卻排列許多玩耍雜件，絲弦樂器，點點大蠟燭，照耀得錦晃晃的，料是這賊禿行樂的所在。心下覺得害怕，也不甚去細看。依舊同出窰門，看鸞吹已是熟睡。兩人靜坐，忽覺耳邊人聲嘈雜，心頭突突跳起來。那屋子四圍是牆，聽不出是什麼響動。俄而一片神號鬼哭，愈近愈多。素娥只得推醒鸞吹，要開門去看。鸞吹夢中驚醒，不知所為。只見何氏氣喘吁吁的進來，說道：「姐姐們，好了，好了，這賊禿死了！」鸞吹慌道：「怎就會死？如今我們怎處？」何氏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寺中火起，是燒死的呀！我走出去，又到他房裡打聽，那五台山的，正在和法，捻訣畫符。誰知房裡點的幾對大蠟燭，都有四五斤重，那行疊口裡念咒，手裡拿符，要望燭上去燒，不防袖子一帶，把蠟台拖了下來，火燒了衣服。行疊忙把身子亂抖，不料愈抖愈旺，袈裟已燒作十幾段，七飛八舞，著處便燒。卻好一段落在鬆庵帳頂上，引著床頂板，帳子四面都燒，鬆庵裹住，亂嚷亂跌，總是鑽不出，爬不起。行疊在地上躺著，已是皮膚焦黑。兩隻禿驢，只是喊叫，火勢盡在房裡穿穿，四面通紅。我竟看呆，直至透上了屋，才起來叫人。誰知東西兩帶房間，這些和尚，都如死人一般，再也喊不醒！我又不便推門打戶，只得喊到外面，喊得舌燥口乾，才有五六個道人及兩個小沙彌趕了來，已是走不進去。此刻連西面十幾間禪房，一齊都著，恐怕越過牆去，要燒到大殿哩！外面人聲鼎沸，想是救火的都來了。停刻水龍官府到了，不知救得熄救不熄哩！只是我們在此，如何逃得出去？姐姐們窰裡人，曉得不曉得？叫他們出來，聚在一處的好！老天老天，今日能夠出去，這也是你有眼睛了！」

眾人正在發急，聽得外面屋上腳步聲響，直向西面而去。石氏暗喜。鸞吹跨出門來，抬頭一望，這天上的紅光，與牆頭相映，好似雨後晚霞，鮮豔奪目。中間火星噴射，如球大的，如斗大的，不計其數。忽然東南角上，兩條大龍，因風盤舞，一上一下的，在那裡鬥起來。眾人看呆，有幾個窰裡出來的，不覺大叫。何氏連忙止住道：「這是啥時候，不想逃命，還看得有趣麼？」那叫的倒不好意思。眾人想不出逃法。風聲怒號，火勢愈緊，一股濃煙冒起，聽得豁瑯瑯一聲，忽地明亮，火又近了好些。單是對面牆外的大廳房，未曾燒著，左邊一帶，牆塌壁倒，接聲息相屬。猛見牆外有一個人影，飛來越去，捷若猿猴，一腳一間，接連幾縱，已跨過來。鸞吹看清，手中拿著一枝長乾的傢伙。就聽得屋上像鑿子鑿來的，響了幾下，這渾身磚砌屋，格格震動。轉眼間，幕板洞穿，那人伸手下來，將板扯掉四五塊，手裡傢伙，直落在中間桌子上，豁瑯一聲，兩隻茶杯落地，把燈盞都震（火鳥）了。那人已到屋中，火光之下，石氏搶上前去，細細一認，卻縮了轉來。素娥立在人叢，早看明白，禁不住口，大聲道：「文相公來了！」素臣一看，卻是許多女人，和他主婢在此，摸不著頭腦，也不及根問，便道：「你們還只守著，快出去罷。如今只有東北一帶火路，被我拆斷。」這一句話中，眾婦女們一齊走動，素臣領著，望拆屋的那邊走去，卻是無路。只見夾巷之旁，一道牆頭，問道：「這牆外，是那裡？」石氏忙接口道：「這就是奴家住的屋。」素臣道：「如今沒法，只有推倒了牆過去。」說著，掄起火鉤，望牆上打去，不消幾下，已成大窟窿。眾婦女七撞八跌，都在磚石上爬將過去來，各出陷阱，共慶重生，嘻嘻哈哈快活，自不必說了。惟除了鸞吹主婢，石氏、何氏四人之外，都在窰裡住過多日。火起的緣由，四人未與說明，又不知何故從半天落下一個文相公來，搭救他們。這裡又是誰家，不免萋萋綽綽，在那裡交口接耳。素臣竟在鸞吹主婢，也不料救了這些婦女，才想到前夜聽見嘻笑悲泣之聲，正是此輩，心裡著實歡喜。

原來素臣走進寺門，路已擁斷，城內火龍未到，官府又沒臨場，無人彈壓。那些寺中租屋的店家，搬運什物，搶火的沿路阻奪，被素臣打翻了幾個。忽然記起禪堂在大殿後東面第三屋，就抄過大殿圍牆，聳身一躍。那火已撲到大殿西挑角上，望著禪堂無恙，急跑過去。不料瓦楞淌下，立足不穩，幾回跌倒。因揀屋脊上緊步而走，近的一躍便過，遠的循牆頭抄去。到了禪堂，揭開十餘片瓦，挖掉三五根椽子，溜將下來，不見一人，只有蠟台倒地，十分疑惑。久聞寺中有地窖，此時主婢不在這裡，想被他們賺入窰中。看那火勢穿過大殿，只望禪房燒去，這地窖離著禪房尚遠，遂往沒火處跳去。不防兜頭撞著一個好漢，手拿火鉤，狠命要往人叢裡下去，幫著救火。這鉤子約摸有丈八來長，粗重得很，那漢隨意使用，甚是便捷。因想：「我要尋著他地窖，這鉤子正用得著。」也不管那是誰，迎面趕去，出其不意，竟一手奪了來，頭也不回，飛奔前去。看到這座房子，頂上平坦，是磚灰砌成的。心下疑到地窖，掄起火鉤，望下面鑿將去，這磚頂卻甚牢固，定一會心，使出神力，才舂成一洞，隱隱聽見女人聲間，不禁大喜。就這洞上再打開許多，露出幕板，一連繫了幾繫，鉤起一塊板來，聳身下去，果然鸞吹主婢皆在那裡！

火勢把一帶禪房燒得盡淨，兀是不熄。素臣領著一班女人，過了這邊屋裡，也無心再去救火，就把火鉤丟在牆邊，進了屋裡，略定喘息。因看這班女人，大約都是和尚坑葬下的，只是我剛才跳下來，那一個近前仔細看我的，他這面貌雖是豔麗，卻也十分端

重，嫵媚之中，帶些幽貞氣格，如何也被和尚撈著？看他此時讓坐，知道是此屋主人了。又見他進門來，就有一十六七歲女子，上前問訊，不知又是何人。那相貌，是個極聰明，極有福德的。兩美相合，比著鸞吹主婢，真是伯仲。素臣凝思不語，只聽見何氏叫劉嫂，並向那小女子福了一福，說道：「這就是劉嫂家璇姑娘麼？」素臣才知他是姑嫂。這裡眾婦女，也有向他姑嫂道謝的。絮聒了一會，隨便坐下。鸞吹主婢，緊傍素臣坐處，正欲告訴他。素臣使個眼色，便不則聲。二人也只是看著石氏、璇姑。素臣復看眾婦女時，雖也有幾分姿色，比著鸞吹主婢、璇姑姑嫂，竟有天淵之隔了！素臣看到石氏，只見石氏向璇姑說道：「你又不歇息，只管呆看，我和你在灶下燒茶去罷。」眾女人道：「我們都渴得要死，大嫂去燒些茶來，真是感激不盡。」石氏忙向璇姑去燒茶。

素臣方根問寺中之事道：「我出門後，鬆庵曾否回寺？」鸞吹道：「哥哥去不多時，這賊禿就趕回來，妹子性命幾乎不保！」因把拒奸毆傷之事，述了一遍。說到蠟台一節，素臣道：「這又奇怪了，那蠟台有四十多斤，你如何運得動他？」鸞吹道：「這真是鬼使神差，妹子那裡心也慌掉了，也不估量他輕重，順手一推，不料那和尚膩了油臉，正靠住供桌，直向他腦袋上戳進，霎時血流如注，抱頭鼠竄而去。妹子著實擔憂，二哥又未回來，倘賊禿有了不測，雖則告官不出，就告了官，爹爹的分上，只消訴明根由，也是不妨。但傳聞出去，卻不好聽。那時妹子和素娥，急得沒法！就有許多沙彌等進來，把我們兩個，送到地窖外面屋裡，也不知他何意？後來妹子力倦睡著，卻被素娥叫醒。隨奶奶已在面前，說和尚痛得暈去，叫一個五台僧行曇，用祝由科符水救治。」素臣聽到行曇二字，恍然道：「這行曇被柯渾放了，著實便宜，卻到此地則甚？你且說來。」鸞吹道：「隨奶奶是看見的，說：爾在房裡，只有兩個和尚，行曇焚起符來，那知燭台翻落，火燒衣袖，延及床帳，登時俱著，滿屋火起，兩個賊禿都被燒死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是惡貫滿盈，天理不容了！只是你們如何都在一處，不被火燒呢？」何氏接說道：「這是奴家和小姐商量，先要放火，次要弄死這和尚，小姐都說不妥，要專等相公。等到臨晚的時候，見和尚幾次暈去，奴家想乘亂脫逃，通知窖裡眾人，悄悄的收拾停當。恰好遇著火起，都鑽過這邊屋來。虧是大西風，火都往那邊燒去，相公若再遲來一刻，也就要燒死了！」鸞吹道：「二哥出門時，原知道是險地，因何直到昏黑始回？家父舍妹，可有消息？半日心慌，竟沒問起。」素臣道：「我也忘死了，老伯現在撫院衙門，因和尚去報官相驗，大有擔閣，今日未必回寺，可以安心尋訪，路上又潑翻了人家面碗，累和要死。那知那賊禿，歸家如此神速！」因把日中遍認死活身屍，及都院衙門攔阻之事，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明日二鼓去見，定沒阻滯也。」鸞吹笑逐顏開，歡喜感激。但不知妹子死活，一喜一憂。

石氏提了一大壺茶，托著一大盤米糕，七八隻茶杯，一大把竹箸，說：「是日裡剩下的，相公小姐們胡亂用些，等丈夫回來，再弄飯吃。寺裡邊的火，到這時候尚未全熄，不知燒了多少人哩。」素臣餓了一日，略不辭讓，先取箸夾食了三五塊糕，又吃了兩三杯茶，走到窗前去望著，東南角上，尚有餘光。鸞吹等每人吃了兩塊糕，收拾過去。只聽叩門聲急，璇姑去開進來，大郎滿身衣服，半濕半焦，走進門來，見男女擁擠一房，不知何故。石氏跑出，扯住了大哭。大郎驚喜交集，急叩其故。石氏把前後情由，沒頭沒腦的，夾雜敘述了一遍。何氏趕出房來，將石氏誓死不從，幾番短見，虧他救活，日夜防守之事述知。大郎本信得石氏，復有何氏之言，更加冰釋。忙叫道：「文相公！」素臣走出房來，大郎仔細一看，但見：

周情孔思，千尋泰岱之觀；虎坐龍行，萬里長城之概。面冠玉而溫潤，慄然備首春之無氣；目涵珠而精瑩，徹若發照夜之奇光。耳厚頤豐，郭汾陽三朝福將；氣清神雋，李青蓮一代詞宗。擁皋比而談經，不愧橫渠夫子；坐軍營而借箸，肯輸諸葛先生？

即便倒身下拜道：「文相公真天人也！」素臣忙搶一步，把大郎拖起，定睛看時，但見：

六尺四五身材，二十二三年紀；天庭略窄，早年未免迍邐；地角殊半，老去正餘福澤。耳長頤闊，必非落薄之形；背厚肩寬，大有魁梧之概。劍眉橫鐵面，依稀西漢黔、彭；虎項稱狼腰，彷彿初唐褒、鄂，時乎未至，賣糕餅以營生；運若早來，擁旌旄而立業。

素臣不勝驚喜，贊道：「好一表人材，膂力自不消說了！可會武藝？」大郎道：「小人家貧落薄，經營糊口，那有工夫習甚武藝？」素臣道：「你這相貌，豈是落薄之人？該留心學習武藝，俟邊方用人，可替朝廷出力，封侯拜將，蔭子榮妻，方不枉了你般相貌！」大郎道：「承相公錯愛！只是小人沒有此福，惟望相公照應。今日辛苦，且請在房歇息，小人去收拾夜飯來。」大郎說罷，跑至廚房，將米淘好，吩咐石氏，急速煮將起來。石氏連忙燒火，大郎弄些便菜，又將前後情節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素臣道：「這些和尚，罪大惡極，該有此燒了！」因走出屋外，看大郎房屋，靠著昭慶寺，前後共是兩進。頭一進，東邊間後面，空一小門出入。前東半間，擺著一張作台，一隻行灶，向北一帶排門。後東半間，擺著一架磨子，地下堆著些磚塊石灰。西半間，靠著板壁，安放一張跳桌，桌上點著一盞油燈。板壁上貼著一貼對聯，上寫：劍氣沖霄漢，文光射鬥牛。中間掛一幅丹鳳朝陽的畫兒。向南四扇長窗，兩扇短窗。窗外靠東，一披灶屋，兩間半天井。東半間，一口小井，井上滿地水淋，短窗簷下，壓著一個炭簍。靠西一間，滿地都是磚灰，一個醬缸蓋已打碎，正是倒牆之地。

素臣閒看一會，走進屋裡。大郎叫璇姑，在小床側首，遞出一張椅子，說道：「窮的時候，把傢伙都賣盡了，只剩這張椅子，相公請坐一坐。小人妻子若非相公搭救，必被這火燒死，沒有專誠拜謁，只是心上感激罷了。小人因寺裡火起，拿了一把火鉤，奔到寺前，正在使用，忽被一人劈手搶去，回轉頭來，那人已跳上屋簷，如飛而去。小人跟著眾人，也發了好幾個水龍，白不中用。看著火勢，人人害怕，不敢爭先。落後官府出來，吩咐救出一人，賞五兩銀子。就有許多人，隨著火兵，拼命鑽進去搶救，大家拉房扯屋，潑水斬風。誰想這火卻是天火，越救越大，潑水上去，就如燒油一般，火勢反盛！燒得大殿上正梁透體通紅，被一陣猛風，往東南上刮去。就像兩條火龍在空中鬥舞，盤旋不定，把人都看呆了。誰想這寺裡房頭，處處藏著婦女，夜裡都燒了出來，還有燒死在裡面的。卻又作怪，那火只揀著和尚住的房子便燒，見賃住的，便多不燒，連火色焦黑，也沒一點，如有銅牆鐵壁擋著一般。臨了來官府在火場上檢點，本寺止存了幾個道人，合一個八十多歲的病老和尚，六七個小沙彌，其餘五十餘眾，連一個坐方丈的妙相禪師，都一概燒死了。小人初時認真救火，也奔上房去，拉倒了幾間小屋。後來見是天意，兼恨這班賊禿窩藏婦女，心便懶了。只掉不下奪火鉤的那一位好漢，再找他著。如今想起來，莫非就是相公麼？」

素臣道：「我也奪過火鉤上房，大約是我了。不是你，也使不著這等火鉤。如今火鉤現在倒牆那邊，你去看，是也不是？」大郎如飛去摸了來道：「一些不錯，若不是相公，西湖邊上，要在小人手中奪得去火鉤，也就煩難哩。」素臣道：「若非這把火鉤，便撥不開椽，搗不破頂板，你妻子們也未必便能保全。你出去的時節，就注定在這火鉤上，救出你妻子來的了。可見事有前定，數非偶然！這和尚們，穿吃了十方施主現成衣飯，飽暖思淫，造出這般彌天大罪，誰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一場大火，俱已茶毗，這難道不是天數？只可惜小了些，若依我的意思，竟把這西湖上凡有寺觀，一律燒盡，方為暢快！」大郎道：「這些賊禿，無惡不為，一寺如此，寺寺如此，只怕天下也都是如此。怎得老天有眼，普天下都燒一個乾淨才好。」素臣撫掌道：「劉兄快人，有此快論！但是佛教不滅，人皆可僧。寺便燒完，終須復建，又要苦這些愚夫愚婦，解囊傾囊，捐貲創造，徒飽奸僧之欲壑耳！」說罷長吧了一聲，正是：

欲知無限心中事，盡在一聲長歎中。

素臣正在浩歎，石氏、璇姑已安排上飯來。素臣在外，鸞吹等在內，都是一碟白煮雞肉，一碟煎雞蛋，一碟鹽菜，一碟清醬。眾人俱餓，謝了一聲，即便舉箸。飯剛吃完，天已大亮。素臣囑咐大郎，關一日店，將眾婦女問明地址，分頭送回，「我到城中報知老爺去。」向鸞吹說道：「你可安心守等，如今是再沒甚事了。」鸞吹道：「事便沒事，只是急欲見我父親，望二哥速去速來。」素臣應諾，急奔入城，趕進撫院衙門。只見頭門內走出一人，竟是未公家人。走到面前，家人驚喜道：「文相公恭喜，老爺等不及早喜，就要出來，往湖上去，親自打撈兩位小姐屍骸。」素臣道：「你家二小姐不知下落，大小姐及婢女素娥，卻是我救得在那裡，昨日來報信，因晚鼓已報，門上人不肯傳稟。今恰好值你出來，可先進去稟知。」那家人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小的先進去稟過。」

」說罷，如飛的跑進頭門去了。

少停，只見門上一片聲，催傳轎子。頃刻，抬進一乘大轎，一乘官轎。大轎抬到裡邊去了，官轎就歇在頭門。只見進去的家人，飛跑出來，說道：「老爺出來了，請相公先上轎，老爺怕官府們纏擾，不便落轎，說是到路上細談罷。」素臣因坐入轎去。只見中門大開，眾家人擁著未公轎子出來，在素臣轎邊經過。未公在轎內說道：「恭喜老姪，又得援救小女，到路上再謝，老夫先僭了！」素臣未及回言，那轎已抬向前邊去了。抬素臣的轎夫，連忙挹起。原先這個家人，就跟在轎後，素臣問其名姓，方知他叫未能，是未公世僕。他的兒子，名叫容兒，也落在湖中，生死未卜。到了城外空闊地方，住了轎，大家走出轎來。未公問出水援救之事，素臣撮總的，敘述了一遍。未公作揖致謝，復道：「老夫那日落下湖去。」指著未能道：「虧他熟於水性，把我救起，到高阜處一座小樓上住下。這些家人們，也有自己赴水起來，也有被人撈救，絡繹都聚在一處。只有兩女及丫鬟素娥，並一個小童名叫容兒，並無蹤影。意欲借宿湖上，再行撈訪。不知是甚人報信，府縣官都出來候安，只得進城。幾次差人往湖上，訪問無蹤，打撈也沒屍首。原來大小女，幸遇老姪得生！二小女年稚，大約是無望的了。」說罷，淒然淚下。素臣勸住了，復入轎中。未公吩咐，抬轎到昭慶寺後劉大郎糕餅店內去。轎夫多半認識，答應一聲，如飛抬起，沒片時，已到劉大門首。未公、素臣走出轎來，門口圍著許多人。到得門口，見屋裡擠滿了人，三四個穿青衣的，把鐵鏈鎖著大郎，拉了要走。石氏披頭散髮的，亂跳亂哭。素臣摸頭不著，未公一發茫然。正是：

人情怎比秋雲厚，世路爭如鳥道寬。

總評：

素臣搶火鉤上屋，何必寫一條大漢及火鉤之長與粗。緣非如此，則火鉤撥不開椽子，搗不破頂板；非如此大漢不能用此火鉤，素臣固有心揀擇，非隨手撈得也。尤妙在即以大漢之火鉤救大漢之妻，並得大漢之妹，而收伏大漢之心。大漢及妻妹，龍也；火鉤，珠也。以一珠馴三龍，筆墨都成雷雨。素臣雲：事有前定，數非偶然；固屬至理。實以滅盡針線之跡，不把金針度與人也。讀竟，為浮一大白。

茶杯等物至今仍在桌上，緣鸞吹頂門而睡，沙彌無從收拾；鬆庵受傷，沙彌更不暇收拾；何氏先則設計，後思逃竄，俱未及收拾也。細密至此，人巧極而天工錯矣！

寫素臣猝見璇姑，百倍可憐，至於沒法，非寫素臣無賴，正寫璇姑絕世丰姿。雖以素臣見之，猶作如許出神之狀。其後劉大夫妻百般哀懇，素臣決意不收，方是第一等腳色本領。此又雙管齊下之法，不可不知。

素臣救出鸞吹等，即入璇姑本傳，何以不為璇姑寫照，反先為素娥傳神，緣璇姑、素娥猶兩驂也。璇姑之美，既已帷燈乍啟，匣劍初開，而璇姑尚理獄底，不以華陰赤土，一為拂拭，未免軒輊過甚；且失此機會，更無處贅寫璇姑。而璇姑則宛轉於床第之間，纏綿於股掌之上，可細意描摹也。第四回璇姑梳妝換服，將入襄王之夢，然後為之寫照，可謂天然位置。璇姑、素娥既猶兩驂，而璇姑序次為長，即先寫璇姑，留素娥於豐城本傳中再為寫照，亦無不可。不知此正文章死活靈蠢關頭，差之毫釐，即謬以千里者也。文不鉤聯回互，則死而不活；文不宛轉關生，則蠢而不靈。未出璇姑，轉先出素娥；略寫璇姑，即詳寫素娥，而璇姑、素娥彼此貪看，幾至出神。必如此鉤聯回互，宛轉關生，方為靈活。若見璇姑，即呆寫璇姑；見素娥，方呆寫素娥，蠢極，無足言文。

文家有一箭落雙雕之法，行曇祝由治病，與鬆庵同歸火化，即用此法。淫僧孽報，不妨任其遲早；而此一禿因柯渾枉斷，致動公憤，尤欲其速報為快。並入鬆庵一網，既省另作爐灶，又得早平日京之氣，即無外亦可少磨幾遍肚皮也。

素臣搗破頂板，火勢往屋裡直滾，被褥木榻一總齊著，半屋俱是火珠。是從上而下鑽出窟窿，火已燒過西邊，如噴筒般噴出夾巷，是從東至西。此數語俱正寫火勢，卻為素臣入火、出火大作聲勢，平添氣色，非呆寫火勢也。以後鸞吹述行曇治病起火，劉大詳道寺中火勢，皆於火後追論，翻正位為餘波。石氏說火未全熄，素臣看尚有火光，則火之歇腳。素臣可惜火小，劉大更欲燒盡普天下僧寺，復從火後創出奇論，幾使餘燼復燃、燒天灼地，總無一呆寫正位之筆。而火之後路復紆迴曲折、起伏緩急，各極其妙，豈非才子之文？

「佛教不滅，人皆可僧」，一段正論，復加以以長歎。將素臣本懷書門大意提掇一遍，如畫龍者於雲氣蒼茫中，時露片鱗寸爪，最是空靈之筆！